貧窗集

二

篔窗集卷

宋 陳耆卿 撰

記

思褒庵記

褒侯在北山滕侯廟在午多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

既朝丞廟其奕考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

侯以郡下來其祀海内鉅事具守台録及朱文公

詩銘中也已傳故弗若周宅言自古有冠難冠未至先

恐皆是也其上冠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冠至不恐急
不遁繼以死夫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
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穉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
娑嬉遊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
腹卧歌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顧見
其家人如侯在迺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武陽夫人
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
昖主之田歲凶庵且日圮昖泣曰若是則非台人之所

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田之入供修費先廟後庵訖功徵記於予予惟侯天與血誠視戢難解險如飲食功成而遜賞濃薄不計庵與廟有無何足道哉台人念忠昭知孝故眷眷於庵與廟而庵與廟得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責也而乃以累昭昭疏水僅給又齧之於匠石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今庵與廟圯當修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田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之勞庵與廟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祠不絕即所謂感懷

佚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陪廟祭尊簋横陳簫皷撼木末祭罷胙飲庵中而常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喜動顔色士大夫將雲閴霧塞釃酒張樂以詠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為台人之責而毋以累[illegible]其殆庶幾乎嘉定十三年七月日記

寄庵記

金華邵大猷有高世趣取晉人語牓其居曰寄庵求記於余至六七不厭問之則老且至世念益薄吾將虛舟

吾心逆旅吾身蘧廬吾家以盡吾年而忘吾憂此寄庵之所以命也余應之曰今之人蠅營蟻鬪認物為己擊搏呷嗄之死弗休聞子之言得無瘳乎雖然未足以盡其槩也晉人之語多曠蕩而少根然其言曰如寄未嘗以為真寄也泛觀兩間其榮華赫燿者能幾人耶其初謂若泰山也轉盼之間為抹電為逝川為空虛為塵埃向所倚藉者剝落銷鑠不留一髮寄之說匪虛也雖然若此者其形也形不可恃所恃者理也理無窮形有盡

是故以為真寄則雖千歲猶旦暮也雖天地亦寄也以為非寄則一室之細有君臣有父子有仁義禮樂毫釐差千里謬也是以君子矻矻若思孜孜若持目未瞑心已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以理不以形也有笑於側者曰異哉子之言晉人不如嘉定甲戌仲冬朔天台陳耆卿記

青田縣尉題名記

青田縣官舍令依山丞蔽其前主簿翼其右皆近市惟

尉臨溪滸山空水癯欸乃之歌與櫓聲交於枕上或值風雨晦明之變星斗出沒煙靄吞吐態度萬千過者羨其清而居者不覺也然月廩而緡三十隸卒五十有二大半消散存者無所得食則旁緣符檄走鄉井以鬨以攫明冒禁網不恤為尉者噤莫之問但兀處空舍舍又低老摧蝕凜凜欲壓坐未定聞梁楹剥剥聲余記昔為寮其間每謁入則庭無椅子斷椽敗柱間供薪爨蓋無論官舍雖齊民之居不若焉夫以其地如彼之清而其

居畁辱如此地之辱其人邪人之辱其地邪錢塘朱起祖始至議改築余疑其誕不兩月競傳尉舍就勝吾廬矣蓋不糜公財不藉民力劃然天設煥然霞湧人既洞心駭目而晶采注射可使山青水緑之益助其勝若風雨晦明之變横奮捷起盔清絶可愛也余以誕疑君君非誕余實不靈余以是知論事論人不可拘繩墨夫總一尉舍爾均是人爾或不能有其有或無而能有其有不同如此而或者欲比而同之是使賢愚齊遁而苦窳

併休既乃罪其俗曰難治難治是猶混荃猶於一室而反咎其不芳豈理也哉君既新其居復掇前人次第礱之石求題名記夫列姓氏標歲月平視善惡陰存勸懲此其意固非淺淺要之一石之鐫視官舍之葺難易蓋不類余故用序載變體後其易先其難嘉定十三年九月日從事郎新慶元府府學教授陳耆卿記

處州平政橋記

刳木為舟防水險也架木為橋防舟險也人有千歲之

思人無百年之壽風雨之波濤之橋雖人力成不能以人力無敗也雖然果盡人力則其成也堅好其敗也遲是又在人力不在橋矣處州橋始端拱凡幾興壞事班班見於石大理丞應公元衮易鎮之明年廼議修橋橋完未亟月水怒橋基廩廩越三日水再怒橋壞乃議重建橋起仲夏迄孟秋公無一息不在橋也昔之為是役者參伍新舊華多於質崇目前之喜弛意外之憂公獨撤故材受成規下令曰吾官滿即去橋宜終修衆聞奔

走僝工閎壯加倍偃若龍卧蜷若虹飲郭内外人憧憧往來又若縱步席上散影澗中巒麓迎前而魚鰕出没其左右一一皆奇觀也豈曰利涉也哉民倍逸公倍勞矣力倍勞財倍費矣衆曰今天子以儉為寶侯國景隨公之治不輕以錙銖自怡悦也而獨重費於橋儉於已不儉於民也又曰郡廳紉於天禧屋老岌欲仆坐於上而麾指吏民宜不當徐徐也然橋成然後及廳事謂之何哉急於民不急於已也夫視民之無橋以渡甚於已

之無宮室以處若是者可觀政矣觀之末既也公之政
以愷悌為堂屋以安静為輿梁千里之内皆夏屋通衢
也此豈待土木哉待土木者橋與廳二事耳人之所知
也其所不知當求諸此記之外嘉定十一年二月既望
迪功郎處州府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記

習齋記

愈材叔以唯名齋請記於予予曰甚矣子之慕曾子也
慕曾子則可遽欲為曾子之唯則不可因更曰習習亦

曾子語也夫口耳之學聖賢賤之然未有不由口耳而能心詣者也有聞則有傳有傳則有習有習則有悟唯者悟之極也而起於習未習而學唯猶未步而學走蹶且殆矣夫曾子之所謂習者莫得聞矣吾為子遐想而言之溜能穿石一暴不勝十寒是非學之說也學之理在是也有斷有續雖智不足無久無初雖拙有餘子而有志於斯則當吐吞乎理義之淵耕鋤乎忠信之囿得於耳習於心得於心習於事得於事得於旦暮習於歲月不獨

對聖賢之書而習雖起居飲食亦習也不獨對父兄而習雖對臧獲語亦習也習熟則理順理順則心明豁然大通八荒在牖其視聖人之言雪消冰泮何假問難人謂曾子一唯超出學者畦逕不知其自習中來也子誦魯論二十篇其首語云何

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愧

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戶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
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大莫大于天命天
命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
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閼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
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
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
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
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

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修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静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旋乎其側則語默動作咸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奂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

者亦非終於焦勞惴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畧富貴
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
馴致不然則不免為鄉人少初勉之

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
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
悲使人疑愕而驚悖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茲
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

柏而壽不花卉而榮蓋惟已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偽假強索者枵偽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非能求之為難乃得其所求之為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苶然憒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内也求之於外而非内則必至於客博主子賊母終日求其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

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敬以為根立義以為的美牆焉參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逾越迨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夫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諛譽可以譏毀蓋物之戈戟相向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徵記於予役役酬世未知操存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

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為浩
也孰禦

植松記

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
三異焉其心可以獨立其色可以受變其氣幹可以延
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乎嗟乎
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
辛未春得二本於圃人植諸堂下予謹記且頌曰伊松

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慄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於此松

拙養齋記

寧川土厚俗龐士大夫淬禮義而厲名節其民貧者力穡富者勤嗇而不爭予家郡城相望不通屨每見吾鄉邢子崇道其賢主人胡君不離口其言曰是所謂勤嗇

不爭者也家故以貲雄守其身若處女昏嫁畢闢其廬之東曰拙養以終此生焉拙養者胡君所以自名而胡君非拙者也胡君少業儒出入文史亦欲以一二行世既不售謀休形息影之所而曰吾惟恐不拙也願予記之予曰子不見夫天地之動物乎凡所謂巧者要多拙者也當其盛也所謂奮爪距以角者幾於振撼陰陽衝突日月已而童子操一戈得唾洟而笑鸞之反不若友澤之鼃鼉囚山之麋鹿悠然得此生也予聞拙養之事

問所養云何齋之前後其所有云何則曰松以養吾心竹以養吾節花以養吾性情山水以養吾仁知夫是五物者人知其五物而已或能有之而未必能有其有也君顧斂之於躬不以為游觀而以為踐修之則雖舉今天下之巧者為君謀無以易此又果拙邪吾聞君所居鄉士未有顯者君能鞭其子孜孜問學擇師而教之欲以是起其家洗其鄉之羞果若是君愈非拙者子崇之教其子不徒文藝當使德成行尊規摹前哲俾其鄉沐

浴於善是謂知本科第利祿抑末也入其塾請書濂溪拙賦以代提耳毋多談嘉定乙亥良月既望臨海陳耆卿記

暗室記

陳子之居畀且隘其東有塾方丈潔而幽完而不華陳子愛之迺朝夕於斯焉然牖外則垣垣外則塗塗去垣咫尺垣與牖亦如之故局塞黯蔽不足以照日因遂牓曰暗室客有過而笑者曰陋哉子乎小人有居必依高

明子獨為暗之託邪陳子曰不然夫暗之名一而予與子之見不同如子所見暗可忽也如予所見暗可畏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愧未流於里巷不睹不聞之非慝未白於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暗之禍人亦巧矣君子居暗而懼小人居暗而肆予之於此室也不學肆而學懼也果學懼則無惡於暗是故愈暗則愈懼愈懼則愈思愈思則

愈修以是閉門而訟過深居而味道焚香而友古人萬有一獲則暗之功也子乃以為可忽也哉雖然室無明暗明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此又一說子其擇之客退陳子次答問語書於壁以為之記

表

瑞慶節賀表

良月就盈四海紀虹流之瑞後天難老千官歌虎拜之

篇雷動驩聲春回和氣恭惟皇帝陛下體周抑畏躬禹
儉勤無思無為化自隆於吹萬如天如地德早貫於函
三故修齡與日以長存雖巧歷窮年而莫盡臣馳神樞
北占象弧南奉萬歲之玉巵遥想鵷行之隅上千秋之
金鑑庸伸鼇忭之恭

代謝賜歷日表

課自清臺見太史候占之密命於小國識聖王撫御之
公捧讀方新遵行惟舊竊以自古在昔治歷明時略於

農稷之官詳於羲和之職蓋推驗微有不審則勸相無
適而宜於赫我王亶明此道恭惟皇帝陛下化隆吹萬
德妙函三先天而奉天內既嚴於心法底日不失日外
尤飭於官常爰及成書以惠率土臣承流無狀拜賜知
榮視七十二候之分敢曰盡文而止盡三百六旬之內
願為實德之宣

代慰太皇太后上僊表

母德載坤方衍重闈之慶僊游賓漢晝纏當宁之悲遠

在露濡咸知雨泣㳟惟大行尊號殿下補天儷美應地
凝祥元功馬鄧之先淑德莘𡍼之上力扶乾健詒厥孫
謀妙迪離明繩其祖武方夢月介崇髙之祉乃乘雲追
汗漫之遊皇帝陛下德與天齊道同日致歸尊長樂舉
頭合過於千齡稱慶未央轉矚僅開於八秩永言摧割
曷究形容臣阻咭大庭猥縻小壘愛敬而加百姓深知
孝治之隆兢業而有萬幾願撙哀情之過

疏

奏請罪健訟疏按歷代名臣奏議此下三疏皆寧宗時耆卿為青田主簿奏

臣聞民俗之不媺非一端也而健訟之禍為大夫州縣所以平天下之不平者也民有不得其平而求於州縣州縣不能平之則于臺于省蓋其情之不獲已誰得而忿疾之哉然觀今日州縣之訟未必皆不得其平者也良民以訟為恥頑民以訟為喜夫以訟為恥藉有不得其平非至慘烈有茹苦不言者矣不幸而至於訟有未幾而中輟者矣頑民幸其然也故常以彊籠弱以富撼

貧既侵奪之懼其直於官也則先粉澤其辭以自媒於訟故今天下之不直者多為詞主而直者起應之爾夫其樂競好爭如嗜飲食而又能高貲以啗胥吏彊辭以謷官曹未及書判則已欲預持其長短而曰不勝不止矣所較者不數緡而其求勝之心雖竭產不靳稍不如意則鑿空越訴不遺餘力故官吏聞風畏之往往含容黑白而天下多不決之訟由是喜訟者日熾矣喜訟者日熾則天下之不得其平者日廣矣夫告訐者有法自

刑者有法不干已者有法告上而不以實者亦有法令未必盡行也是以奸民勇無所忌而風俗益媮臣愚乞

降睿旨申諭省部臺郡凡民訟小大其已經剖斷得實而輒枝蔓誣訴者各以其罪罪之毋俾倖免彼知喜訟之為無益也則相率而歸於無訟惡草去則良苗殖此自然之理臣不勝惓惓

奏請急水利疏

臣聞水在地中猶人之有血脈一日壅塞必有受其病

者故水利一事憂民者多疢心焉或曰去歲汎溢之災
繩連郡國敗屋殺稼所在相望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雖
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溢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
其利因汎溢而不為旱暵備殆因噎廢食爾夫稼民之
命也水稼之命也春夏之交丁壯蜎集至有爭涓滴以
殞其軀者東浙田多依山而本郡蓋其一也巖谷墝埆
渠塘鮮少故灌溉之事不可一日廢夫水疏之則流堙
之則竭其疏之也必有源其堙之也必有故彼細民之

所爭者涓滴爾毆死者止一身爾彊宗右族疆畝盈野每每奄瀦澤以自豐而不顧他人之瘠其所殺寧有算哉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圻立見富者之苗自若而貧者委地矣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禱祈逮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卹亦已晚矣故令州縣之間多以水利為不急之務夫既以為不急之務則往日之已塞者愈塞而未塞者亦塞矣近日之方浚者不浚而未浚者無時可浚矣為計不蚤欲罷歲得乎臣愚欲乞播告

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没不治或為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初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丐者亦必廣為濬鑿以蘇焦槁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為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奏請正簿書疏

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爾併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

賦役有重輕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反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往歲巨浸之後片紙散逸而縱横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産今田頃畝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陌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陞降出没既莫能詳

鄉胥里豪始得株連姦偽以為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
戶而化為數十戶者有本無寸產而為富室承抱立戶
者有虛為名籍以避敷斂稍久而成乾沒者但見逃絕
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歎愁而莫知其弊之所
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釐正之然細民吐氣而大姓則
忿然不懌矣官本治民而令制於民觸類而長之又豈
獨一青田也哉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
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

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具出入規避者重置典憲每歲攢造必選一邑佐之清強者躬督其事既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僚屬研覈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壹牒訟稀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劄子

代上請乞輸錢劄子

臣竊惟今日科斂之法大槪極矣而極之中又有輕重

焉夫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於二稅者此不可不知也閩之郡八其最甚者曰泉臣因巡行入境見其土薄瀕海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怵廹尤甚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盖為本州衣縑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三郡則否自乾道至開禧已積逋十五

萬疋為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於朝然止及三州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產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絶户得免免者猶未衆也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衆矣又其後士凡薦於天府而籍於太學者咸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户士户合科之賦而併於貧弱之家貲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徼踴每兩科至二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錢有代鈔發納

錢有綱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犇迸有咨怨號呼而已夫一指有傷則通體不樂三州之民民也泉之民亦民也彼不知輸而此代受其害得無憂乎開禧初年有旨嚴趣逐郡照元擬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為令之計非得朝廷主盟以三州銀額撥回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繅自行措置弊無由革縱未能然亦當為七邑下戸痛絕前擾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貲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而科者必罰無赦斷在必行毋掛牆壁則

蝕據我乾斷令無之曩時僭叛外訌撓我坤維令無之
曩時冦盜起於南芟鋤不息令無之曩時戎狄亂於北
拏結不解令無之人孰不曰此閑暇時也陛下亦嘗思
之乎昔之於敵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
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忽盡
而有崛起者之為吾鄰也然則外若閑暇而中有隱憂
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
曰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為備禦策也自治一語令為

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舍是以躋於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脈絡脈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為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王為能受盡言言之是可為國家福言之非可為國家賀賀者非賀其言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不當止於能容

或謂陛下不酌可否概而容之聖度雖寬物望未愜夫亦於羣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誕開公道痛絶私謁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翕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見影疑形見葉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

不以為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
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讜
直奬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
向方以惟上之聽脈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
敵人蓋容邪耳惟陛下亟圖之

代上請研覈郡縣兵劄子

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
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厥今郡縣之兵其

數不爲少矣養之之費不爲不殷矣若是者欲其衛民以固吾圉也雖然豈惟是哉脱有緩急則未免以其所以固吾圉者而施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昨以庸駑按兵浙東足跡冋環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爲困不以練兵爲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鬻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邪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邪補之不度其材敎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敎之果何如哉夫所

謂路鈴之棙閱者歲一及境而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虚名而已矣以一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者賞矣竊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

我將就死者也夫既自以為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
邪夫古人之兵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
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嚴飭諸郡每於補刺之
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
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
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
别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
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

風河洛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

篔窻集卷五　　宋　陳耆卿　撰

書

上水心先生書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侍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

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藝之以為穀者也經麴櫱

也四書釀之以為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
思麯糵之美此所以為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士倀倀
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為户牖拾先生之咳唾
以為八珍大饗也耆卿起山林中不敢自絕於斯道竊
闚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賴以勿替嘘吸太極轇轕三光駕風鞭霆斡乾轉坤闡
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
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末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

馬

答王君夢松書

七月二十四日天台陳者沓卿頓首復書祕省王君足下曩辱惠顧猝猝不及款繼奉手墨示以經史訓說二編勤甚厚甚觀足下之用心大槩欲刋落葩蔓而從事於本根之學又懼其力不勝從有志者問津焉而者沓卿非其人也讀甫半病暍在告故未得一一攷繹以附見其愚方憮然媿而來書復在門矣何足下訪我之惓惓而

耆卿報之獨徐徐邪然此非本心也義理之學至矣或者求之愈高故去之愈遠要之主宰在心而其用散於天地人物日用常行之間逐於外而不反諸心者非也以爲心最微妙而一切障塞其外者尤非也止吾所止物各付物終日酧酢而若未嘗酧酢者焉夫是之謂善用心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足下之學蓋欲進此所謂通天地制事物而不遺之語亦誠有察於是而曰初見其可守久乃泊無一物則毋乃

察之雖明而疑之復甚歟夫心固無一物也而萬物之所宗焉物有一理理具一心古之人謂之心君謂之心官蓋必有所摠攝於此而非泊然蕩然之謂也人必有是心也豈曰任其自為出入而無所用吾力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即守也若曰無物可守則操存之功何所措特所謂守者非曰守物守此理爾堯舜禹之執中是也來書又曰不用力則紛擾而失其統欲日夜用力則一毫無所

加益味此四語益見足下切問近思之意然亦未察於勿忘勿助長之論而已所謂用力者豈是欲加益乎此理哉欲加益則是欲助長也助長之患勝於忘太用力之弊甚於不用力其要莫若主敬敬立則守固矣披閱旬日姑据所問以對更幸詳之不宣者卿頓首

上樓內翰書

月日具位者卿再拜獻書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竊以文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放之則橫八極斥四海充塞乎

宇宙之外嗇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掄閟乎塵块之内抗之則翻沆瀣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呌夕乙乙冥冥韻韶武而雜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獰飈揢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震震慄慄絶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慼慼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

敷榮草木欣欣懌懌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彰彰乎其明也愔愔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鉅而遽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為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即不存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為天下之至文也

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某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為不可及也年來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

繹蚤夜不儶憊既久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爲然而人則不謂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爲是則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爲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懼夫千載之非不懼夫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况天下之文章茍合乎古必不合乎今合

乎令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某佩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顔色以快此生去秋忽有以凱歌之文呈於堂下者執事實賞之以為近於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人之棄也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某者而議執事某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於門蓋欲畧敘此以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功亦昭灼於無窮顧不避歟昔李氏子蟠年十七

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某也年逺過蟠才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其裁之不宣某再拜

上蔡侍郎書

正月吉日天台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詔使寶學直院侍郎閣下耆卿聞天之生物一也而有媺惡焉有貴賤焉媺而貴者生之甚難而去之則甚易也惡而

賤者生之甚易而去之則甚難也故人之愛惜奇花如護寶玉而常有風雨霜露之憂至於野草之不根則隨剗隨植今日凋瘁而明日復翹秀矣此君子小人之喻而有國者之所兢兢也夫天之生君子也必間氣磅礴而後一見焉其難非止如奇花也而為君子者守道不阿去之又甚易也人之愛護之非止如寶玉也人之忌嫉排擯之又甚於風雨霜露之慘也夫以間氣之珍負守道之節生之既難去之復易以愛者之勤而又不足

聲音笑貎賈人之悅已而得此哉光芒之注射風聲之
披拂鼓一世而樂趨之雖萬里之遐千歳之久而人
之所以歆艷慕用之者不膠漆而固也耆卿兒童時即
知閣下以光明瑰瑋之文雷霆六合其咳唾珠璧朝落
京師而暮傳嶺海以視漢賈洛陽未知其孰後孰先也
已而閣下位日尊名日高而人之歆艷慕用者望而難
即蓋所以屹然砥柱於一世者德業行義動皆範模而
耆卿向日之所聞者特其文爾夫古之文非綴輯絺繪

也夫其在從槖也人曰不久可以大用而澤四海也其在帥閫也人曰不四海而一道澤未徧也其在祠庭也人曰一道已狹矣而又蟠屈於家吾未知君相意也雖然天而未欲行道則已果欲行道也其召之未晚也今果召矣則又曰天果欲行道矣向之所謂大用而澤四海者今有其日矣某利某害某可某否閣下之方寸當自有權衡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請也耆卿少之時但知有舉子業既不利則棄之而學為古

月日里人姓某謹再拜致書侍講左史舍人明公某竊惟天下之人情每鶩於遠而玩於近非近之可玩也食於魚稻之鄉者賤螺蛤輕魴鯉而至於淮白吳鱠巴蜀之蹲鴟獨垂涎焉其於山水也亦然聞巫山十二峯之奇往往欲乘風騫舉至於家在天台鴈蕩之側雲霧交於耳目乃不能一託足聞洞庭彭蠡之雄險可怪慨然起乘桴之興至於身濱大海蛟龍之波與户礎相接乃不能槌鼓叩舷以覓一快其於人也亦然見交廣一隅

巴蜀萬里有秀士文人嶄然露頭角往往顧見不可得
至於名公偉卿近在邑里桑梓連陰松楸接幹則每每
汩沒自障不得畧窺光采以自濯焉玩近之獘一至是
邪伏惟明公碩大高明鯁亮淵特名揚於帷幄而聲震
於軒墀東西南北之人耳聞公名結裾斂衽效荊州之
識而希季布之諾者滿眼皆是而某以桑梓松楸之舊
獨不得一見天下可恥之事孰有甚於此者昔者竊聞
之至賤託於至貴王承福之 圬託於韓退之而顯郭槖

馳之種樹託於柳子厚而顯巧也種樹也藝之無足道者也而猶若是況大者乎某少而讀書長而砥行織文擷往哲之餘芳漱前聞之末潤有年數矣雖不敢妄自菲薄貽斯文羞然度未遇名公偉卿為之印可是猶衣不溫而食不飽也輒以近作二十篇籍手自白執事試取讀之示可否焉不宣

代上樓參政書

月日具位姚某再拜獻書宮賔大參相公閣下某聞天

地之間氣蟠結為山嶽流暢為江海而其扶輿磅礴之極則鍾為名世之君子然山嶽河海可以常有而名世之君子常落落然故人之視山嶽河海者雖高且廣不甚以為異至於一君子作於世則雖里巷之兒童營壘之卒伍亦皆咨嗟歎息喜愕慶幸以一望顏色為終身榮賢於此者可知也蘇子由生於西蜀懷奇挾邁使其高卧岷山之雲而噓吸峩眉之風月豈不足以忘死而乃頳肩蠒足萬里而來京師其所自述則曰於山見終

南嵩華於水見黄河於人見歐陽公而已士之樂得夫君子也如此哉其後歐陽公一置齒牙而子由之名遂聞天下人見其如此而不知有以為之先也蓋自老泉先生以六經論謁公公即掀髯愛賞以為荀卿子之文且以其書薦之朝幾以為古人復出當是時老蘇既顯矣一子繼之遂皆蒙國士之遇非此父固不生此子非此子固不肖此父而非歐陽公之特達則委棄泥淖人亦莫知其為蘇氏父子也若某者誠不敢望子由而閣

下非歐陽公之徒歟閣下之道德天下共知之其文章天下亦共知之其為歐陽公蓋庶幾焉而某也獨無以自達於庭豈惟閣下棄之將舉世棄之矣雖然有一於此昔者先人官於鄞川鄞川閣下之鄉里也三年之間餐和茹教投分最昵其後得侍同朝所以眄遇者益深視歐陽公之知老蘇無以異也以老蘇視先人則所以知某者當眎子由然昔之子由能遇歐陽公於老蘇之生前而某之今日未能遇閣下於先人之死後此其故

何也意者某之自畫而不進也夫子由之入京有萬里之遥苕霅之距行都一葦可至而某也不之至其自畫昭昭矣然尚有可諉者蓋聞古之君子修其身而後可以求聞於人閣下方以道德文章為時匠石而某抱其無用之識以求進於閣下無益祇取辱耳自時厥後矻矻偲偲非聖人之書不讀冷官三載日與學者磨礱乎理道鞭策於教化浚之曰深築之曰高庶不等塗之人雖倥侗如昔疎魯如昔亦不可謂懵無所見者蓋前日

之不進正所以為今日可進之階也失此不前真自畫
矣昔某之高大父蓋與老蘇同為歐陽公所知嘉祐定
禮實付之二人之手往者閣下之在中都嘗親跋其堂
牒矣百世寶之固將與尺璧同價也然蘇得子名益彰
姚之後未有甚顯者故歐陽公之所以施於蘇者類厚
而所以施於姚者幾於不繼繼之者在閣下閣下其進
教之則區區之愚可以悉吐於階陀而不自暴於草莽
鴻毛之名一日達乎四境人將以為蘇之父子發草而

不長姚之祖孫發遲而實大蓋蘇之所遇一歐陽公而止姚氏得兩歐陽公焉若之何弗榮此亦閣下所以親跋堂牒之意望終惠之不宣某再拜

代吳守上水心先生求先銘書

四月日具位吳某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觀使待制侍郎閣下某竊惟天地之大以其能榮枯萬物而生生無盡也然枯其榮者易榮其枯者難繁霜之晨積雪之夕凡物莫不隕柯禿葉摧香奪艷凛凛然不能自必其命及

夫春陽一煦鼓之舞之則煥然日新劃然霞湧凡枯者
未有不榮者也故能榮物於既枯者天地之神機也人
者物之靈也物枯能榮而人死則終於死也人固不及
物邪雖然人固有可以不死之道也今夫爵命之穹窿
足以尊其生而不足以尊其死車服之烜麗足以華其
生而不足以華其死凡百可喜可玩之具足以樂其生
而皆不足以樂其死也惟有功伐德美得附麗於良史
之筆則不爵命而尊不車服而華不可喜可玩而足樂

古不傳之學發為文章真如春陽之氣斡乾轉坤而包宇越宙無往不在而無物不該故今天下人子之欲顯其親者不以得三公九卿為榮而以不得閣下之一言為恥中州近壤遐陬僻嶠咸曰水心先生銘我則死猶生也雖使韓柳歐蘇疊足於世其述作能如閣下之盛哉夫人而求之不能人人而予之也予之者近或二三年遠或十年其難如此而求之者日益衆或寢苫方新或登門未久而銜哀請命者踵相躡也某之先君子實

歿於紹興之甲寅二十七年矣某之侍閣下實權輿於淳熙之戊戌四十四年矣視前所謂方新而未久者可謂過之而猶躊躇以至今日非忘之而不求蓋欲求之而不敢也其意曰彼求者之多也予之不暇徧也以某之不肖而又譊譊於其間其進之退之恐未可必也歲在壬戌侍坐隅於京口酒畔跪陳蓋嘗微發其端而未能畢吐其悰負此耿耿又二十年今投跡山城距鄭鄉一葦此天與之便而先君子得發揚之秋也故每一東

望未嘗不慨然以思而慘然以悲欲躬走數仞之牆且泣且請縻係尺組心馳而足不赴用敢瀝其區區之款以徐公子才所述行事瓣香而投誠焉重念某先君子少而孤羈晚而坎壈其志非不慕古人其才非不若今人而天嗇其逢如水渟澤故不得以豐功偉績鏗戛震燿而其粗可表見者僅如疎星掛曉微茫一二而已死而得傳則視世之豐功偉績固無以異也不傳則零落翳墜抑可痛已日月雙馳霜露幾感頭白如許衷丹未

抽其何以立士民之上而教世之為人子者哉難逢者
人易失者時閣下許之則某親之死猶生矣拒之則某
親之死真死矣雖然以某二十七年之摧割與四十四
年之邂逅抱夙心而遐慕揮老淚而近懇閣下其能忘
情乎出春陽之膚寸頃刻噓舞之此天地榮其枯之術
也某俟命不宣

[illegible]